

从希腊女妖到敦煌乐神的嬗变

陈鲁南



左图为《奥德赛与塞壬》,John William Waterhouse,1891 年绘;右图为古希腊塞壬图案陶瓶(公元前 500—480),现藏大英博物馆。

长达 10 年的特洛伊战争终于结束。疲惫不堪、思乡心切的大英雄奥德修斯扬帆海上，希望早日回到故土；乘风破浪之际，却遭遇了一群塞壬女妖。

在古希腊神话中，塞壬有着美女的头颅，鹰隼的身躯。它们喜欢高踞在礁石上，引吭而歌。如同天籁的歌声充满蛊惑，引得水手们发狂般驾船撞向礁石，终至粉身碎骨，成为它们齿爪间的美味。它们不仅形象扭曲，并且性格残忍。《奥德赛》里这样描述：“它们……周围是腐烂的尸体和累累的白骨，还有风干萎缩的人皮。”

载满英雄的阿尔戈号逃过了塞壬的魔掌——死后化为天琴座的音乐家奥菲里斯那时正当盛年，他屹立在阿尔戈号的船头，用七弦琴的琴音对抗女妖们的歌喉，终于保全了一船性命。

在《奥德赛》里，奥德修斯用蜡封住了水手们的耳朵，然后让“失聪”的水手们把自己紧缚在桅杆上。塞壬的歌声令奥德修斯一路癫狂，但水手

们始终不为所动。当那些充满魔力的歌声在空旷的大海上消逝殆尽，奥德修斯终于恢复理智，带着水手们开始新的航程。

据说女妖们因为两番失手羞愤自尽，这些稀罕的生物从此绝种。

古希腊人让阿波罗和他手下的缪斯女神掌管音乐，同时又让塞壬掌握了音乐的魔力。这究竟是为哪般？

苏格拉底把塞壬视为对神之权威的挑战，并坚称塞壬的歌声最终会引导人走向德性，而非死亡。这些想法被柏拉图忠实记载在《会饮篇》中。

古希腊各城邦的公民也对塞壬偏爱有加。这些奇异的生物，出现在了各种日用品和艺术品上。对它们的刻画，仿佛让大家感到一种罪恶的快感。

塞壬甚至“混”进了君主的军队里。亚里士多德的学生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对打造一个统一的、横跨欧亚非三块大陆的帝国充满热情。公元前 4 世纪，在征服了波斯帝国以后，他又把目光对准了印度。但印度炎热难耐的气候、

不可预测的瘟疫、皮糙肉厚的象兵，最终令他吃尽苦头，铩羽而归。

在这场艰苦的战斗中，塞壬却似乎找到了新的栖息之所，在南亚次大陆舒展双翅、婉转娇啼。在古印度西北部的健陀罗、在中北部的秣菟罗，住宅、器皿、墓穴乃至随身的饰物上，都出现了这人首鸟身、善于歌唱的小精灵。只是，似乎彼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佛教，用善念涤荡了塞壬原本的恶质。它不再以歌喉魅惑众生，更不以血肉为食，而是一心侍奉佛陀，并用美丽的音韵，将佛陀慈悲的精神播撒给众生。

于是，古印度的佛教徒们，用梵语赋予了塞壬一个新的名字：迦陵频伽。汉语后意译为：妙音鸟。此后，这个名字在佛教典籍中频频出现。《慧苑音义》云：“迦陵频伽，此云妙音鸟，此鸟本出雪山，在壳中即能鸣，其音和雅，听者无厌。”《正法念经》中说：“山谷旷野，其中多有迦陵频伽，出妙音声。如是美音，若

天若人，紧那罗等无所及音，唯除如来言声。”《妙法莲华经》卷六：“山川岩谷中，迦陵频伽声，命命等诸鸟，悉闻其音声。”

事实上，在亚历山大开始东征西讨之前的数百年里，希腊文明就已负载在商品贸易上，越过高山与大海，浸润了欧亚非三块大陆的许多地方。亚历山大在开疆辟土之时，尤其注重传播希腊的文教。在他的推动下，包括塞壬在内的各种希腊文化元素，在马其顿大军用铁蹄开垦的土地上播种生根，并与当地的原生文化相结合，绽放出别致的花朵。塞壬就是如此，它恶骨尽化、重生为侍奉佛陀的乐神迦陵频伽。

大约在亚历山大撤兵之后的 100 年，公元前 3 世纪，印度的孔雀王朝迎来了第三位国王——笃信佛教的阿育王。为了弘扬佛法，阿育王选派使者赴四方传播教义，其中一队一路向北，到达了阿姆河流域，也就是现在的阿富汗一带，《史记》称之为“犂水”。与此同时，饱受匈奴侵扰之苦的大

月氏人，从伊犁河迁徙到了阿姆河。他们很快皈依了佛教，成为虔诚的教徒。而在公元前 128 年左右，艰苦跋涉十年、几番死里逃生的张骞终于来到这里，向大月氏的国王提出，与西汉联手打击匈奴的提议。

沿着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，曾经的塞壬、新生的迦陵频伽一路东行，与清脆的驼铃和低沉的梵音交织唱和，在龟兹、楼兰、大宛、且末等西域诸国踟蹰而舞，并最终将倩影留在了敦煌的墙壁上。希腊文明、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纠缠、互采、熔融、大盛。

在敦煌第 172 窟《观无量寿经变》中，画之四角，迦陵频伽或手捧莲花，献于菩萨；或吹笛弄笙，乐于职司。同希腊与印度时期相比，不仅多了一双人手，躯干也由鹰隼变成尾羽蓬大摇曳的凤凰。唯其喜好音乐之癖不变，执掌音乐之职不变。数千年前、数万里外，塞壬就这样乘着歌声的翅膀，自希腊而印度、自印度而西域、自西域而敦煌。



此三图均由作者摄于中国美术馆“常沙娜花开敦煌艺术展”，为展品局部图。